



人生絮语

说与做

□ 尹祖泽

“别人是说了再做,我是做了再说;别人是说了不一定做,我是做了不一定说。”我很欣赏闻一多先生的这句话。它简单、朴实、易懂,又发人深省。

很多人都有“说了再做”的习惯,我亦不例外。但是说过了以后会不会去做?又会不会坚持做下去?都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有的人逢场作戏,随便说说;有的人随声附和;有的人说过了却不当回事……这种种陋习存在于工作、生活中,习以为常后便成了说话不负责任的日常状态。诚然也没有人根究自己说了些什么,做到了没有,因为毕竟是“说说而已”,人们都不当回事。“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难”这句俗语,揭示了说与做本质上的区别。说是嘴上的功夫,天花乱坠也好,慷慨激昂也罢,只能算作“纸上谈兵”。付诸于现实,能否实现“说”的蓝图,就要看做出来的结果。做是要面对现实,动手出力,乃至流汗流血,面对意想不到的困难接二连三出现时,也需要脑力、体力去解决,善始善终。

“做了再说”是另一种工作方法:事前不张扬,不夸夸其谈,埋首于做上,等干出成绩抑或是干出一番事业了,才来说。这是一种审慎、稳重的做法,即使失败了,也不会搞得众人皆知,沸沸扬扬的,避免了人言可畏的世俗惊扰。

“做”贵在坚持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次在学期初对他的学生说:“我要求你们每天抡一百次手臂。”一周后,苏格拉底问:“谁坚持下来啦?”所有的同学都举起手来。三个月后,苏格拉底又问:“谁能坚持每天抡一百次手臂?”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只手举起来。一年之后,苏格拉底又问:“谁能坚持下来呀?”这次只有一个男孩举起手来,这个男孩就是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、著名的哲学家——柏拉图。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: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,不做坏事,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,一贯地有益于青年,一贯地有益于革命,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,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!”“一辈子做好事”要有说到做到的精神,要把行动落实在“做”上,服务于社会,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景洪市第二建筑公司,72岁)

昆明往事

上世纪80年代的玉溪,记忆中面貌单纯,仿佛景色层次清晰而色调明快的水粉画,正如那个时代的主基调,也正好是我从青年进入盛年的时代。

那时的玉溪,只有数条两旁栽满绿树的主干道,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挡住视线,远远地就能看到塔山上的白塔——这是90年代前的市区标志建筑。1986年的红塔其前身是具有佛教色彩的白塔,数十年前变身红色,历经风雨到80年代其实已经几近褪色恢复原貌。塔山是州城外的郊区,半世纪后反而是红塔区成了州城,但一直有其工业基因。烟厂、机床厂、总站,三大企业各领风骚若干年,尤其是机床厂的大门,曾经也比肩烟厂,只是阿诗玛的雕像依旧,后者已经入驻地产新贵。

庞大的工厂区少不了配套的校区,当时教师是由各需就读的“子弟”单位派出的,身份和待遇在派出单位,师院、技校等是除厂区外的第二集群。除了大厂内部,现今“师专凉米线”附近就是马路上自发的生活区,曾经附近有商店和书店各一个,保留的就只有老字号红塔山饭店,风味依旧,孙女对其赞赏有加。

那时的烟厂绿化花园郁郁葱葱,新建的泳池是夏天的热点中心。“山居”生活并不乏

记忆深处

我一直记得邮差老梁。五十多年前人家就叫他“老梁”,因为他姓梁,又“早生华发”。

老梁的皮肤黑里藏红,阳光一照,犹如一尊上釉的铜像。老梁没有宽度,却有一米七几的高度。两条腿细细长长,但有劲,这与他日复一日跋山涉水送邮件有关。20世纪60年代,腿就是邮差的交通工具,不论大雪纷飞还是骤雨如注,老梁都要送邮件,一双大脚,一步一步丈量投送路。公社、大队、学校、村庄……经常见到他行色匆匆的消瘦的身影。他似乎有使不完的劲,读过《水浒传》的文化人称他为“神行太保”。

那时老梁二十几岁,不野不横,是个好好先生,没架子,幽默风趣。他一进学校,顿时热闹起来。老师个个面带笑容地争着喊“老梁”,从他手里接邮件。老梁事先将邮件归类,有序分发,比较一般的邮件先给老师,再由老师吩咐高年级的学生带回村。像汇款单、包裹、挂号信之类的重要邮件,老梁铁定要亲手送到收件人手里。老梁跟老师交接好后,一挥,手,蹿腿蹿行。有调皮孩子诨叫:“老梁、老梁……”我第一次学坏,叫声汇进声浪里,叫出去又提心吊胆,撒腿跑,又腿,随时准备逃跑。孰料,老梁非但不怒,反而回头点笑,连连答道:“哎、哎……老娘没奶、老娘没奶……”虽然“梁”与“娘”有点音别,可我们当

峥嵘岁月

叫天生桥的地名不少,大多与地形地貌如桥梁的景观、或者喀斯特地区岩石造型如桥洞而得名。我要说的天生桥似乎与这些都没有关系。

1978年初,我接到云南农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上面及在此就读期间的通信地址就是寻甸天生桥云南农业大学。一开始看到这个地名,还引发我的一点联想,难说还有与桥梁有关的什么风景名胜吧。多年后才得知在寻甸与会泽县的交界处,还真有一座天然岩石形成的桥。

学校在那座荒坡上,不知是树木被砍光了还是绿化不太好,只见一片片裸露的红土地。冬春时节狂风呼啸,卷起滚滚红尘,遮天蔽日;夏秋时节雨水冲刷出道道泥泞,难以脚行走,稍不注意就踏起两脚红泥。当地还处于雷区,雷雨时节供电部门为避免雷电击伤人畜,动辄拉闸停电。我们在那里度过的第一个中秋节,傍晚时分从天而降的一场暴雨,把原本就稀薄的节日氛围

进城去

□ 程翠仙

味,烟厂机床厂生活区的电影院是当时玉溪第一家立体声电影院,在电视进入家庭前,是许多家庭的好去处。学校厂矿更不乏篮球场和文体活动,更有曲径通幽——一条小巷穿过师专和厂办学校,到达红塔之下,有“离原上草”,也有茁壮的烟叶,更有若干年代较近的坟莹,对于仅有小学和初中部的学校而言,颇有鲁迅笔下“百草园”的味道。可远眺北城,近赴果木林绵延而至的果园。当时的塔山风景可谓草莽(正值武打港片流行之初,尤其是烟厂领风气之先播放人无我有的各式连续剧,让周遭厂矿艳羡不已,也的确不时有青春期的少年约到山上“比试”),与今日人工雕饰的秀美各有千秋。

“进城去”是山上居民的头号禅。从塔山到市区,一般以高地公园(现聂耳公园)为抵达目标,一路多是农田,步行不到一个小时。

入城的第一站是公园,曾有跳台泳池、孔雀和猴山等,以及气枪气球摊位,对面是最大的新华书店,都是红塔山老少居民的好去处。进入市区开始有服装店、磁带电器店等。市区往南北大街方向,那是准备去百货大楼或者五交化买大件的节奏,一般是在一家新兴冷饮店里坐下,招待小朋友吃点盛在瓷碟里的单球或双球冰淇淋,洋气又解渴。

邮差老梁

□ 高申杰

地口音相混。他就这么生拉硬拽占便宜,插科打诨乐翻天。我们兴致未艾,追着哄笑着喊着,跟屁虫似的把老梁送得老远老远仍不罢休。高年级的同学追上我们,黑脸白眼、连吼带骂驱赶我们,说老梁是尽职尽责的好信使、好邮差,教我们懂礼貌,尊敬人。我们虽然余味未尽,但又不敢违拗他们的粗胳膊和大拳头,只好一步一回头地返回教室,像小牛反刍着那短暂的快乐。

多年后,我与他邂逅,这会儿老梁真是“老梁”了:发丝又细又疏,变成了全白;身体黑瘦,像个活动的晾衣架。他蹬着一辆黛绿色的自行车,车架两侧挂着鼓鼓囊囊印有“邮政”的帆布大包。多年习惯使然,我一声“老梁”脱口而出,可立马意识到失口,便用攀谈来开脱冒失。没想到老梁还是满嘴俏皮话:“哎呀,扣上这么一个姓,白占了许多人便宜。”说后浪笑连连,然后一本正经地说:“现在不像过去,过去多是报纸、书信,现在快件、汇款单之类的多。这些都要及时送到收件人手上。看到他们高兴、感激的样子,我就觉着自己老有所用。越这样觉着,腿上的劲就越大。现在比过去要好,有了自行车,就像神话里的哪吒三太子脚踩风火轮,速度快,省力又快活。”他突然想起,给我递过一份1万元的

一家人都忘不了去邮局买新到的杂志,电视报是必不可少的,孩子们都爱在上面把自己心仪的节目画下线。后来邮局门市对面新开了一家居然是没有售货员的商店,货架对外,数十平米,镜子直接铺到天花板上。不能说万人空巷,但也是进城必“打卡”的场所之一。

两大电影院是进城的重头戏。城里会上映最新最热门的电影,电影拷贝有限,甚至热门影片放映时出现摩托车骑手的镜头,大字赫然:“跑片中”。看完电影回塔山的路上,有了情节的回味,走起路来总是要有滋味一些的。

白天进城的最后一站是有假山的三角公园。儿子四年级时,十余个小同学,有兄弟姐妹,自己带着父辈的120相机,一起进城后就在假山前留影纪念,照片至今仍存老式影集中珍藏。

孩子们渐渐长大,有的需要去大河边一中上中学,那是更远的和塔山一样的“郊区”了,甚至一周回一次家。城市也越来越大,直到红塔也包围在高楼当中。孩子们越走越远,有的成为塔山新居民,有了自己的下一代;有的远走他乡,哪怕回到玉溪,也再难见“红塔”了。

无寻处,唯有少年心了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玉溪师院,71岁)

汇款单。我很高兴,正愁母亲的医药费哩!这是二弟从部队刚汇出的钱,老梁第一时间就往我家送,我不禁肃然起敬。在一道陡坡下,我下了车,可老梁弓着腰,攥腿劲,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凸起来,几十米陡坡,一冲而上,站在坡顶对我微笑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,邮政服务门类和邮件投递量剧增,乡镇级邮递员的交通工具也与时俱进,从两条腿和自行车,一路风尘进入了摩托时代。然而,老梁却要失之交臂了,因为他只剩一年就要退休了。支局领导考虑他辛苦奔波几十年,让他在最后一年二线提前休息一下。可老梁硬,硬是向分局领导提出最后一个要求:驾驶摩托车再跑一年。领导受感动,没理由谢绝一个老邮差的执着追求。老梁经过苦磨苦练,把摩托车玩得人车合一。“出征”那天,老梁俨然一位勇士,头戴红头盔,身着藏青服,手握驱动柄,轰然启动,风驰电掣上大路。

一年后,老梁退休了,到远方的儿女家养老,往后难得一见了。不过,记忆不可磨灭。他是一个乐观幽默、尽职尽责的好邮差,也是新中国不同时期邮政事业发展的活化石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安徽省庐江县盛桥镇镇中心学校,69岁)

有个叫天生桥的地方

□ 魏向阳

冲洗殆尽。我们只能就着如豆的一星蜡烛光亮,吞咽学校发的唯一象征节日意味的月饼,有同学打趣说是“寻甸寻不到‘电’啊”。

可以理解的是一,一个县里一下子增加了千余名学生,一定会带来粮食和副食品供给压力。于是入乡随俗,供给我们的肉食是当地的咸腊肉,而且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一次性供给,食堂也图省事,一顿解决掉,不管肥瘦让我们一次吃个够。主粮之外有几个月的杂粮搭配的是当地盛产的洋芋,大概占百分之三四十,正餐吃不完就当早点吃,每天清水煮洋芋,再加一勺面酱,直吃得反胃。有的同学咕咕抱怨伙食差,被食堂的大师傅“想吃好的去读北大”一句抢白饿得差点背过气去。交通也极不方便,离火车站有几公里远,离县城将近十公里,不通车只能步行,开学之初好奇,周末休息去赶了一次街,吃了碗缺油少肉的米线,买了点解馋的糕点,又匆匆往回走,累得够呛,以后再也没有去过。

尽管只因自愿中填写了“服从分配”,而阴差阳错地被录入一所未曾听说过的学校,到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上学,我等还是凭着坚韧的毅力,把不是很喜欢更谈不上热爱的专业苦读得还算过得去。所幸一年多后我所在的班级,就被列为第一批,最先搬回到昆明原校址。而其他院系则是接近毕业才陆续搬回昆明。

后来包括天生桥在内的寻甸县都划归昆明市管辖,天生桥一带的学校旧址和山坡逐渐被开发利用,成为一座青山环绕、绿树成荫、环境优美,冠以“人民公社”“怀旧寻根”“教育求知”等主题形式的“红色庄园”。曾经是电影《周渔的火车》和《好大一队羊》的摄影基地,正在打造为“健康生活目的地,养生养老幸福园”,这沧海桑田般的巨大变迁,是我们40年前在那里寒窗苦读时所始料不及的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大理州动物疫控中心,62岁)

春城晚报

开屏新闻App

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

